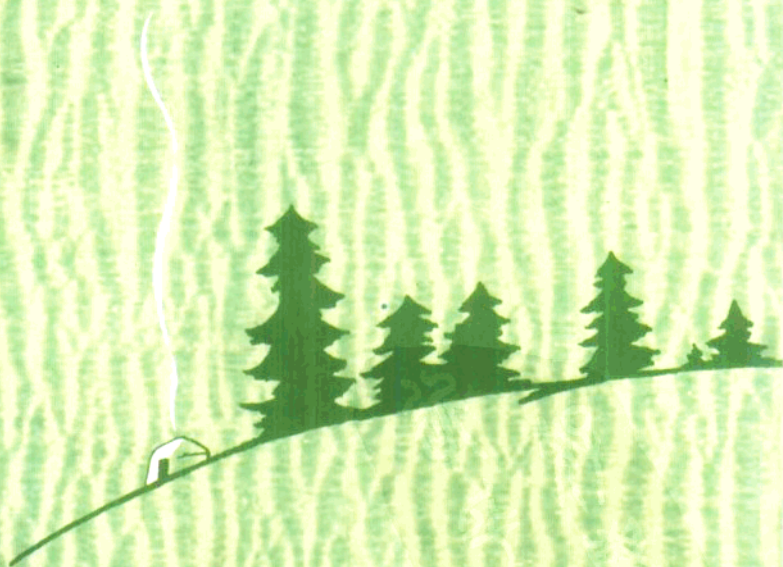


天山走筆

陈皋鸣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目 录

报告文学卷 遥远的黑色海

横穿塔克拉玛干日记	(3)
第一：随时空流逝而荣光	(34)
万紫千红才是春	(54)
红花向阳开	(58)
向秀丽形象的再生	(62)
走马观花访油城	(67)
在准噶尔腹地踏勘	(73)
闯出路一条	(73)
英雄只一笑	(75)
野外是熔炉	(76)
荒漠留豪情	(78)

荣誉纪念日座谈记	(80)
工人眼中的李佃忠	(85)
“鸿雁”油城飞	(91)
为了 33 名石油工人的生命	(96)
解放前的石油工人生活	(113)
红军战士的本色	(121)
钻塔巍巍	(129)
钻塔巍巍续篇	(139)
“老愚公”的忠诚	(148)
军民团结谱新篇	(154)
狂风袭击时的报告	(163)
油土之恋	(174)
吃蛋想“潭”	(188)
漫话夫妻井	(190)
同在一片蓝天下	(199)
水从天上来	(212)
踏遍青山人未老	(226)
洁光	(235)
长路当歌	(244)
刘肖无与克拉玛依	(261)
歌缘	(271)
克拉玛依梦	(283)

散 文 卷
遥远的雪莲花

不眠的克拉玛依·····	(293)
节日那天·····	(299)
初到试油队·····	(303)
春大姐·····	(309)
戈壁朝霞红·····	(311)
苇花·····	(316)
湖上捕鱼人·····	(318)
阳光撒满雪花路·····	(321)
油花·····	(324)
灯的故事·····	(330)
烟·····	(334)
油田盛会·····	(340)
绿树成荫·····	(345)
无尽的怀念·····	(350)
油海潮·····	(354)
方格子内曾经有约·····	(360)
明珠生辉·····	(360)
墨香醉人·····	(361)

我编副刊 15 年	(363)
美，在探寻中	(365)
荧光屏上相伴同行	(371)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371)
难忘“那达慕”	(372)
醒来的塔里木	(374)
白杨河寻源	(379)
杨花飞窗	(383)
走进英雄墙	(385)
雨落乔尔玛	(388)
喀纳斯湖童话	(391)
又见吕远	(394)
天山采莲	(400)

报告文学卷

遥远的黑色海

横穿塔克拉玛干日记

大自然的风雨装订了这本沉重的日记。写
在上面的不是单一的黄色沙漠，而是五彩缤纷
的红色信号服，白色沙漠车，黑色钻井架，绿
色野营房。

要不然塔克拉玛干真成为“死亡之海”了。

——题记

1989年2月26日

向西。向南。向着那片古胡杨林。

1

在大涝坝石油招待所，一夜未睡好。不是热情的主人多劝了几杯，而是进疆30多年，我日夜梦想的要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去采访，今天终于成了现实。

我们一行，连司机四人。小苏，我的同行，新闻工作者；小郑，南疆石油勘探公司派来的陪导，在公司负责工会、宣传、团委工作。任务：摄制一部反映塔里木石油勘探会战的电视专题片。

他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激动？当天色微亮时，一个个都起床着好了行装；连司机小刘也把小车发动着了。

车沿丝绸之路的北道西行。再不是古时的驼铃悠悠、车马箫箫；“巡洋舰”在笔直的柏油马路上超过了100码，在里面坐着既不颠也不摇，感到很舒适。路旁，看不清的树木、条田、楼房、河流、人群，一闪而过；戈壁、烽燧、故垒、残道、驴车，迎面扑来。在脱克塔木古遗址、乌什喀特古城和库木吐拉千佛洞的摄像，把我们带入几千年前梦幻般的历史之中；在牙哈、库车、英买力的逗留，又使我们回到五光十色的多彩生活之中。我感到我们是行进在远古和现代交叠的丝绸之路上。

出新和，车改向南驰。在离沙雅不远时，路旁有一棵枝盖半天的古榆树，几个人都抱不过来，树旁有一户人家。当我们正要拍照留念时，维吾尔族主人出来介绍说：“这棵树已经近300年了，是沙雅近期变迁的见证人。我家已经在树下住了四代。凡是要打沙雅进沙漠的人，走到这儿都要停下来小憩、观赏。”他打量我们的摄像机，大概猜到我们是干什么的，补充说：“这棵迎客树欢迎你们！”

告别说话风趣的主人，车过沙雅，一座座沙包被改造成条田的痕迹越来越浓，一排排已经发育的林木越来越丰茂。小郑感慨地说：“别看这儿是沙漠前沿，沙雅人把它治理成了一片迷人的绿洲。”

柏油路消失。沙土路扬起了漫天灰尘。透过灰蒙蒙天空，前方是令人目眩的银色世界：塔里木河。

莽莽苍苍的塔里木河像一条未醒的巨龙横卧在两岸胡杨林之中，已经开始消融的冰雪覆盖着河的尽头，直伸天边。1984年我曾经从阿克苏向南经阿拉尔专程去看访塔里木河时，架在河上的被称作新疆最长之桥的塔里木河大桥才1700米，而眼前的冰封的塔里木河却无边无涯，不知究竟有多宽。小刘看出了我的疑虑，解释说：“这都是洪水期间，塔里木河到处漫水后留下的冰雪，真正的主河道还在前边。”

我们前面有来来往往的打柴火、拉东西的毛驴车、拖拉机，也有步行的拉着雪橇、后面跟着猎狗的当地老乡。车把河上冰雪压得嘎嘎作响。我们真担心掉进河坑里。果然，车冲进一处洼冰，呜呜地叫了几声抛锚了，我们下也下不来只好在车上干着急。过会儿一个维族小伙子开着一辆拖拉机过来了。他主动把车停下，拿出钢丝绳挂在我们车上，突突几声，把车拉了出来。我们下车感谢他，他红黑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摆了摆手，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似地开着拖拉机走了。

我眼睛一热：塔里木河哺育的纯朴的维吾尔人！小刘鸣响喇叭嘀嘀嘀，好象在说，谢谢你！

车又在冰封的塔里木河上缓缓行进，大家都心虚喘喘地不说话，好像一说话会增加车的重量似的。突然，坐在前面的小郑喊了起来：“看！塔里木河浮桥——”

一片银色冰雪中划出一条弯弯的黑色曲线，那是未封冻的塔里木河主河道。河两岸，蠕动着红色的、绿色的、灰色的车辆和人群。有嘈杂的声音隐隐传来。车加大油门，很快冲到了河岸边。

这才是真正的冬季的塔里木河。不冻的河水静静地通过浮桥流着，没有声响，没有波涛，流着一副柔情。只是浮桥上一辆庞

大的沙漠车的后轮卡在桥边挡住了去路，致使桥两岸无法通行的车鸣笛人喧嚣。

我们拍摄浮桥、河流、胡杨林风光。眼前的浮桥有 60 多米长，是我国陆上钻井架起的第一座百吨浮桥。这是去年为了要在沙漠腹地打井，抢在洪水之前建起来的。现在，浮桥成了河两岸人们来往的必经之地。

去问情况的小郑回来说：“吊车吊不动沙漠车，要回去再想办法。”我们只好改乘吊车，悠悠晃晃站在车上，去座落在胡杨林深处的支撑点。

2 月 27 日

支撑点，名副其实地支撑着沙漠钻井。

3

一阵鸡噪把我吵醒。出门，光秃、枯黑的胡杨林显得老气横秋，没有生气。四周静静的，只有屋顶上那面迎风飘扬的红旗荡着激情。

支撑点建在沙雅县托依堡乡一大队三小队，当地老乡有 20 来户，石油单位有沙漠运输公司车队和 420 中转库，这两百多号人组成了从北面进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打井的前沿阵地。

我淌过齐脚面深的沙子来到中转库，各类钻井物资散散落落地存放在露天，一圈铁丝网算是围墙。

年轻的陈调度正在洗脸，我见他给脸盆里倒的水只能打湿毛巾，就笑他说：“守着一条塔里木河，还怕水不够用？”

“塔里木河水多，可不能吃！”他严肃地一耸肩：“你知道我们吃的水还是从沙雅县城运来的，要是遇见洪水期车过不了河，还要到沙漠中的满西 1 井去拉淡化水来吃哩！”

生活真会和人开玩笑，洋洋流淌的塔里木河水竟不能吃。洗完脸他给我倒了一杯水，我们从水又谈回到塔里木河。

中转库 1987 年 5 月建成后，工人们打交道最多、也是最头疼的事情，就是怎样将那些钻机设备、特别象 48 吨重的泥浆泵、24 吨重的发电机等重型设备运过河。转运工人日日夜夜忙碌在河边，就是一个目标：过河！过河！两年多了，他们把青春和汗水洒进了塔里木河。

一股烟尘从料场旁划过。我惊奇地正要发问，小陈淡淡地回答：“野兔子。”

我们话题一转，小陈兴头来了：“虽然大家都说沙漠生活寂寞，但也自有乐趣。比如到河里钓个鱼啦，到林子里打个野味啦，然后点堆火一烤，嘿！城里人就没有这个福气罗！”

他说他还有两只熏好的野兔，让我们带进沙漠里吃。不容我回答，拉着我就要往食堂走。

路过一排宿舍，看见一个门上贴了一张红灿灿的大红双喜字。我问：“怎么这儿还有结婚的？”小陈答：“这是我们来沙漠的第一婚，男的叫刘连柱，女的叫张新萍，是去年 12 月 24 日拜天地的。”

我很想敲门拜访。小陈说：“春节回泽普休假去了！现在里面住的是其他人。”

他看出了我脸上的遗憾之情。接上说：“那次结婚才有意思呢！摆上三桌，全站人员都参加，从下午闹到晚上 12 点。桌子上最受欢迎的，你猜是啥？就是打来的野味！”

大红喜字在我眼前跳了起来，我从心里默默祝福那对幸福的年轻人。

这时一位女服务员来叫，说沙漠运输公司孙副经理让过去研究明天进沙漠的事情。

沙漠运输公司副经理孙树宏是在支撑点指挥车辆的。办公室主任瓦衣提是专程从库尔勒来这里陪我们进沙漠的。和他们握手，一眼就看出，都是久经风霜的老运输。

车队驻地由十几幢野营房围成一个长方形，是1987年7月建的点，有沙漠车40多辆。停车场上，威风凛凛的沙漠车整齐地排了两排，白色车身镀上一片红色阳光。

我们来到一辆沙漠车边，车的一只轮胎打齐我的下巴，车顶的高超出我的身高一倍。

“这些车是西德专门为我们定做的。15吨、30吨、50吨槽子车、平板车都是360匹、500匹马力，每辆车值100多万元。”老孙说，“公司有三个车队，一个修保车间，百十来号人。沙漠没有路时，我们修路，路修好了，就往沙漠里运东西。那修路的难劲，你们已经看不到了，那运东西的苦劲，你们就要亲自尝一尝了。”

他告诉我几个数字：

1987年7月12日到8月2日，沙漠运输工人修通沙雅支撑点到满西1井的117公里公路；

1988年6月20日到8月1日，修通满西1井到塔中1井的297公里公路；

1988年11月24日到12月11日，修通塔中1井到安迪尔支撑点的115公里公路。

塔克拉玛干南北沙漠公路筑通后，支撑点已为满西1井和塔中1井拉运707车次、8710吨各类钻井物资。

他告诉我几件事情：

指挥修路的生产办公室主任王效山修筑满西1井到塔中1井公路时，45天行程奔波，双脚的所有脚指盖全给滚烫的沙子整掉

了；

夏天司机在沙漠中开车，只穿一条裤衩还热汗淋淋，车上的收录机唱的歌曲不成调子，等把磁带拿出来一看，塑料盒变成扭七拐八的了；

沙漠路上只有一两个人的食宿站，因为孤单地在一望无垠的沙海中，被大家戏称为“月球站”。“月球人”3、4个月轮休出沙漠见到绿树和人时，会变态地又跳又喊……

我浑身热血直往上涌。眼前的沙漠，眼前的人，令我既耸然而又肃然。不知道是那位老兄给这里起了个内含哲理的漂亮名字——支撑点。明天，我将亲自一睹石油工人是如何用他们的双肩、双手乃至整个身躯，支撑公路、支撑沙漠、支撑钻塔的非凡业绩了。

2月28日

移动的沙山与飘忽的沙路。

5

像出征战士一样，我们一个个身着红色信号服，扛着摄像设备和照相机，站在沙漠车前。孙经理说他也进沙漠，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支有3辆沙漠车、连司机在内的7个人的小型车队。我和小苏被安排在第一辆车上，司机朱安平，车号222—2437，车上拉的是一座铁皮房；小郑和瓦主任在第二辆车上，司机桑建峰，车号210—2704，是一辆罐车；孙经理在后边督阵，在第三辆车上，司机陈学义，车号122—1895，车上拉的钢丝绳一类的各种材料。

爬上高高的驾驶室，室内宽敞、明亮、视野广阔。标准的现代化设施：收录机、通话机、空调机、自动开关车窗、自动转移倒光镜、自动调节轮胎压力器。前排可坐3人，中间坐位高；后

排是上下两层的卧铺，有鸭绒睡袋，必要时可以躺下睡觉和休息。

司机小朱是一个 25 岁的英俊小伙子，他向其他两辆车一挥手，几声粗声粗气的极象轮船的鸣笛声，引来胡杨林中“嗡嗡”的一片回应，车队出发了。

坐在车上还真有点象“船长”的味儿。四周密密麻麻的不算高大的胡杨林，掉完了全部叶子在无力的阳光下站着。我们脚下是起伏不平的绵延不尽的沙丘沙包，车跑得不慢，因为这儿修了有十来公里的野麻路，路平，偶见有维族老乡拉水护路。

渐渐沙路不好走了，到处坑坑洼洼，我们摇晃得很厉害，几公里宽的胡杨林中到处都是车轮碾出的轮印。车从塘土中扬起漫天沙尘，时而遮断前方的沙路。等后边的车另辟通途平行或赶上我们车时，司机从车窗中相互招手，然后鸣笛空林。

年轻的小朱不甘寂寞，换挡一加油门冲了上去。这时我们车前的轮胎下面出现了奇异现象：深陷的沙路里，有细细的沙子急速滚动，形成两条小溪般的沙流，有好几米长。小苏连忙拍摄下只有在胡杨林中才能出现的镜头。

胡杨林越来越稀少，形状也越来越怪异。有的剩下光秃的几支枝干直指蓝天，像是对灰白天空呼喊；有的树干已经发空却不倒下，像是还在对沙漠抗争。我想起了一首名为《胡桐行》的诗对胡杨林的描绘：“矮如龙蛇欹变化，蹲如熊虎踞高岗，嬉如神狐掉毛尾，狞如药叉牙爪张……”

胡杨林中，我们偶尔看见有几架毛驴车在打干柴火。维族老乡穿着厚厚的棉袄。他们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沙漠车，我们也惊异地打量着他们的毛驴车。时代毕竟不同了，虽然都是沙漠的主人，都是创业者，但在改造和征服大自然的斗争中，力量和条件的反差悬殊多大呵！

经过 3 个来小时才穿过 40 多公里的胡杨林，远方的地平线显得空旷和辽远，车子的前后左右，完全是汪洋的沙海。我们视线

所到之处，除了黄色还是黄色，除了沙子还是沙子，也许是因为行程还在沙漠边缘，一座座沙山的弧线显得平缓而松延，给人以柔和之感。

比起胡杨林道路，小朱显得很轻松。他一边点燃一支烟，一边从身后摸出来几瓶崂山矿泉水。他说：“跑沙漠离不开这玩艺儿。我们跑一趟，每人发一箱矿泉水，几瓶水果罐头。”

前面出现了较高的几座沙山，小朱都毫不费劲地翻了过去。我们知道小伙子有一手。一打听，他1983年技校毕业后就开车，1986年到河北工学院学了两年汽车专业后，回来就到沙漠里开车了。大学生当司机，在今天还算新鲜事。我问：“可惜不可惜？”他反问：“有啥可惜的？”

虽然车外是单调的沙漠、单调的阳光，但驾驶室内的谈话却丰富多彩。小伙子精神饱满，无忧无虑，只是谈到要两三个月才换休一次回克拉玛依见未婚妻时，眼神有一些惆怅。很快他又爽朗地说：“管那些干啥，现在我还年轻哩！”

我们原先对沙漠行车的畏惧之情一扫而光。大家高高兴兴地喝着矿泉水，唱着“龙门阵”，有时又撮一点像，路上倒不寂寞。车进入一道沙谷，远远就望见沙山的地平线上有两道黑影。那是什么？

6

翻上沙梁，看清了是一个人在向我们招手，旁边是一条狗向我们汪汪叫吠。小朱说：“‘月球站’的主人在迎接我们呢！”

“月球站”（准确的说叫中间点）在沙漠公路上共有4个。任务是接待司机住宿和维护公路畅通，现在的中间点我们叫它满西“月球站”吧。

满西“月球站”建在一片较平的沙滩上，有7幢野营房，3间

宿舍，一间伙房，一间餐厅，两间库房；还有水罐、油罐、发电机。旁边有一个用推土机推出来的五六米深的大坑，里面积满冻水，坑旁有一棵枯死的粗大的胡杨树。

站是1987年7月建的。现在的炊事员叫崔建军，一个不善于说话的年轻人。他去年11月就上来了，已经在站上呆了4个多月。还有一名推土机手最近回支撑点了，站上实际上就他一人。

几位司机都去帮小崔做饭，这是他们的习惯，不分谁是主人和客人。老孙和老瓦陪我们说话。他们说：

“一到夏天这儿真把人热得受不了！门前的水坑积水虽然是咸的，但司机一到，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一个个跳进去冲澡。有一回几个司机怕热，在板房下边挖一个坑进去躲一躲，谁知去吃饭的一眨眼功夫，这儿喂的四条狗钻进去再也不出来了！”

“还有一个最大的苦恼就是孤单和寂寞。你看四野茫茫，见不到一个人，见不到一棵树，几个月回到支撑点，人家都说从沙漠里出来的人连话都不会说啦！”

“那棵胡杨树就是他们从1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拉来栽下的，为的是冷清时好看它一眼，没有事时好给它说一句话。尽管站上的人细心了又细心，还把省下来的甜水拿来浇树，但是树还是没有活成。

“树是死了，但树立在那儿也是一种寄托和象征。特别是在孤冷得连自己血液流动都听得见的漆黑的沙漠之夜。”

听到这儿我眼睛潮潮的，我理解了站上的人甚至狗为什么一听见喇叭响就要站到高高的沙梁上挥着双手和吠叫，这对他们来说是最盼望的时刻，也是最幸福的时刻。人终究是不能离开群体的。

我也默默地到伙房帮忙，看能尽一点什么力。小崔麻利地已经在桌子上摆了韭菜炒鸡蛋、炒火腿香肠、炒芹菜、木耳炒肉、凉拌粉条五个菜。他一定拿出了他全部最好的家档来招待我们。他